

[关键词]: 舞马 产地 入贡 训练 管理 马舞 起源 发展

[摘要]: 作为人类亲密的伙伴,舞马是马匹在社会生活应用中最有特色的一种;马舞活动则因马匹役用与艺术结合起来而写就灿烂的文化篇章。舞马主要来自出产良马的域外草原地区,而马舞艺术也伴随舞马传播进来,并在中原地区发扬光大。到唐代时,朝廷对舞马的训练和管理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而舞马艺术也达到灿烂的鼎盛时代。

作为大唐盛世的点缀和古代宫廷文化的重要事项,唐玄宗神奇的舞马和高超的马舞艺术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那么,这些舞马从哪儿来?是怎样管理和训练的?这种马舞艺术又是如何起源和发展起来的?在唐朝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这一连串问题在文化史上都颇具探讨价值。然就研究状况而言,目前仅有天津师范大学马俊民从唐代马政的角度零星提到舞马,青海师范大学方邦协从青海古代文化和体育活动的角度对舞马活动作以简略考述,至今尚无比较全面的研究。本文拟就舞马的产地、入贡、管理、训练和马舞艺术的起源、发展及衰落等问题做以系统的考述和剖析,以期廓清这一历史现象。

一、舞马的产地和入贡

所谓舞马,是指用于舞蹈的马匹。由于要胜任这种艺术性极强的表演活动,舞马必须品质优良,合乎其特有的标准和要求。一是体形健美,外貌奇特,观赏性强。宋人董道在仔细研究了前代保留的《舞马图》之后,总结说:“其为马异于今者众矣,或角或距,朱尾白鬣。盖所用于舞者,其马果有异邪?”[1](卷 4;P474) 三国时曹植认为自己得到的紫骝舞马“形法应图”,南梁张率则描绘所见的吐谷浑舞马“有奇貌絶力”。二是动作协调能力强,且能解人语,善知音节。曹植的舞马“善持头尾”;张率所见舞马则“能拜善舞”。因此,舞马难以从体质驽劣的中原土产马中选出,而主要来自域外一些出产良马的草原地区。谢庄《舞马赋》曰:“月晷呈祥,乾维效气,赋景河房,承灵天驷。陵原郊而渐影,跃采渊而泳质;辞水空而南僦,去轮台而东泊;乘玉塞而归宝,奄芝庭而献秘。”[2](卷 85, 谢庄传;P2175) 薛曜《舞马篇》曰:“不辞辛苦来东道,只为箫韶朝夕闻。”[3](卷 344;P1777) 可见,舞马从塞外远道而来,在中世纪是一种人所共有的认识。

就各地区相比较而言,西域地形复杂,草原广阔,多产良马,是中原舞马的主要进贡地区。稽考史料,可知曾向中原王朝进贡舞马的国家主要有:

1. 大宛 位于中亚地区费尔干纳盆地,隋唐又有拔汗那等政权。该国所出“汗血马”高大矫健,号称“天马”,堪称优良之最。早从汉武帝时期,中原王朝就不惜血本从这里引进种马。宋膺《异物志》描绘道:“大宛马,有肉角数寸,或有解人语及知音舞与鼓节相应者。”[4](卷 182;P679) 可见这里早就以出产舞马闻名天下了。三国时陈思王曹植曾向魏文帝进献大宛舞马,上表曰:“臣于武皇世得大宛紫骝马一匹.....教令习拜,今辄已能;又能行与鼓节相应。”[5](卷 93;P1623) 这是关于中国最早引进舞马的记载。可见至迟从公元 3 世纪起,中国已有舞马引进了。南梁时,张率在其《舞马赋》中更明确认为舞马是“资皎月而载生,祖河房而挺授;种北唐之絶类,嗣西宛之鸿胥。”[6](卷 33, 张率传;P476) 到唐代,大宛马以更大规模输送进来,对中国马种改良影响深远。《唐会要》曰:“康国马,康居国也,是大宛马种,形容极大。武德(618—625)中康国献马四千匹,今时官马,犹是其种。”[7](卷 72, 诸蕃马印条;P1306) 正因如此,唐人描绘舞马时多以“天马”呼之。

2. 吐谷浑 主要统治着青海地区,也以出产良马而著名。《北史》记述道:“青海周围四千余里,海内有小山。每冬冰合后,以良牝马置此山,至来春收之,马皆有孕,所生得驹,号为龙种,必多骏异。”吐谷浑是向中原王朝进贡舞马比较频繁的政权。南北朝时期,吐谷浑不断加强与南朝政权之间的友好关系。宋、梁相继册封吐谷浑王为河南王等名号,而吐谷浑王则将舞马作为礼

品不断进贡到中原来。“（宋）世祖大明五年（461），（吐谷浑王）拾寅遣使献善舞马、四角羊”[3]（卷 96，吐谷浑传；P2373）；“（梁武帝天监）四年（505）三月甲寅，禊饮华光殿。其日，河南国献舞马……”[6]（卷 33 张率传，P475）同时，吐谷浑舞马也进贡到中原北部地区。“西魏大统（535—551）初，周文遣仪同潘焮（此处有脱字——笔者注）逆顺之理，于是夸吕再遣使献能舞马及羊、牛等。”[8]（卷 96，吐谷浑传；P3187）

3. 吐火罗 主要在今阿姆河流域，原为大月氏西迁后的立国之地、贵霜帝国疆域，居中西丝绸之路的枢纽地位。《太平寰宇记》载，吐火罗都城“城北有玻璃山，南崖穴中有神马。国人每牧牝马其侧，时产名驹，皆汗血焉，事与大宛同”[5]（卷 186；P720）。唐陆龟蒙有《开元杂题七首·舞马》诗曰：“月窟龙孙四百蹄，骄骧轻步应金鞞。”[9]（卷 629；P1587）文中“月窟”，一般称为“月氏窟”。明代学者陈耀文考证说：“月窟，即指月氏之國。”[10]（卷 3；P102）很可能到唐代这一地区成为中原舞马的主要进贡之地，以至于诗人把唐玄宗所训练成的百匹舞马统统称作“月窟龙孙”。

4. 大秦 即罗马和东罗马帝国，唐称拂菻，因在波斯湾以西，又号称“海西国”。该国地域广阔，出产良马，俗有大秦马能解人语之说。唐朝名臣张说则在《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咏道：“圣皇至德与天齐，天马来仪自海西。”[11]（卷 10；P731）大秦也当有舞马东来。

5. 疏勒 《太平御览》卷 896 引《凉州记》曰：“吕光麟嘉五年，疏勒王献火浣布、善舞马。”不过，疏勒属绿洲国家，缺乏出产良马的条件。因此，疏勒王所进献的舞马很可能并非本地多出，而是从临近草原地区得来的。

此外，还有未说明国别的西域政权也向中原入贡舞马。例如，《宋书》卷 6 记载，刘宋大明三年（503）“十一月己巳，高丽国遣使献方物；肃慎国重译献楛矢、石弩；西域献舞马。”

随着域外良马的输入，中国境内的马匹质量得到很大提高，特别是边疆州县渐有良马出产。到了唐朝时期，中国西北、东北某些游牧地区也开始向朝廷进献舞马。

1. 银州 在今陕西榆林一带，是唐朝河曲之野八牧监之一，放养着大批良种官马。作为定制，银州监牧使要每年拣选良马进贡朝廷，其中也有一些被训练成舞马。清代学者储大文《存研楼文集》中保留了一条唐玄宗时期的史料：“是时内宴用舞马，毛仲兼领教坊使，疾趋中庭教百匹马舞，且沃巨卮酒。酒酣，起抚银州监马背曰：‘若种族幸食三品料，号立仗班。今若又供奉翰林仪鸾司。若试一鸣，用刷吾耻。且若盍以舞进御乎？’翼日，曲宴朔方北庭两节度使，银州马舞倾杯曲，折旋俯仰，雅合律节。……（毛仲）赐死……银州马后复奋迅，类有所构。飞龙院使以为妖，而剑斩之。”[12]（卷 16；P366-367）很明显，文中的银州监马是一匹颇通人性的出色舞马。

2. 幽州 唐玄宗时期诗人郑嵎有《津阳门诗》云：“幽州晓进供奉马，玉珂宝勒黄金鞞。……马知舞彻下床榻，人惜曲终更羽衣。”[9]（卷 567；P1447）后世学者继而考述道：“然则舞马产于幽州者为多也，补塞外以善马来贡者。”[13]（卷 150；P317）。

不过，有唐人笔记记述到，“时塞外亦有善马来贡者，上（指玄宗）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14]（补遗卷；P45）。可见，唐朝时期的舞马仍有不少是从异域引进的。而银州和幽州舞马，仅起一种补充作用。

二、舞马的管理和训练

秦汉以降，历代马政早由太仆寺掌管。后来殿中（内）省设立，其下属尚乘局专门掌管御马的进献、饲养、调教和驾御等事务。到唐代，马政日趋成熟和发达，形成了一套比较严密的管理体系。

首先，舞马的进献和接收。一般由域外各国入贡的马匹直接“陈于朝堂”，“献马，则殿中、太仆寺涖阅，良者入殿，孱病者入太仆”[15]（卷 48，百官志第三；P1255）。如果属地方进献者，则经州县长官或群牧使、诸监牧使等拣选后进献到朝廷，由殿中省和太仆寺检验接收。

其次，舞马的饲养和护理。接收后的舞马一般饲养于各闲、厩和御马坊。万岁通天元年（700），

武后设立仗内六闲，此后舞马专属仗内诸闲、厩。另外，东宫以内也设有马坊，由太子的亲信家奴掌管。李隆基喜好游猎，登基之前曾以“王毛仲专知东宫驼、马、鹰、狗诸坊”[16]（卷 106，王毛仲传；P3253）。舞马的饲料由种植草粟的皇家林苑供应，殿中省尚乘局中有奉御一人掌管草粟饲料的请受、配给等事务（随着御马数量的膨胀，宫苑所供饲料难以满足，朝廷采取责令都城周围百姓分担和在近甸开辟牧场等措施作为补充）。其饲养也有专人负责。《新唐书》卷 47 记载，尚乘局有“掌闲五千人……掌饲六闲之马”。此外，舞马的鞍鞞佩饰、医疗药料等分由尚乘奉御和司库、兽医等负责。

复次，舞马的训练和调教。包括舞马在内的御马之调教，初由尚乘局负责。其属下有“司驭五百人，……掌调习六闲之马”[17]（卷 11；P231）。后来闲厩使和飞龙使相继独揽马政大权，多选北衙军将子弟（即“诸军小儿”）养护和调教御马，并世代袭任，俗称“马家”。由于处在宫廷，一些“马家”凭借调马小技获得皇帝宠爱，甚至掌握大权。例如，在马嵬坡事件中，“军士不得食，流言不逊。龙武将军陈玄礼惧其乱，乃与飞龙马家李护国谋于皇太子，请诛国忠，以慰士心。”[16]（卷 108，韦见素传；P3271）此李护国即李辅国，其本传曰：“本名静忠，闲厩马家小儿……天宝中，闲厩使五铢嘉其畜牧之能，荐入东宫。”[16]（卷 184，李辅国传 P4759）李辅国能以飞龙厩养马人的身份参与筹划政变，显然拥有一定权势。

三、马舞的起源和发展

提起马舞活动，一般人总会首先想到唐玄宗在位时期的盛大表演。不过，很早就有人认识到，马舞活动并非从唐玄宗时期才开始。宋代学者程大昌论述道：“梁天监四年，褻饮华光殿。其日河南献赤龙驹，能伏拜善舞。周兴嗣为赋（本传六十二——原注）。案此时已有舞马，不待开元间矣。”[18]（卷 3，舞马条；P93）时代稍早的朱翌则以曹植教习舞马的史实明确立论：“是知马可教以舞，不独唐也。”[19]（卷上；P438）然而，也有人将国内的马舞活动尽量推前，明代学者方以智认为：“鹤舞马舞，《竹书》穆天子传有之。”[20]（卷 30；P580）宋人董道甚至以《山海经》中“夏启舞九代（马名）于大乐之野”的简单记载为据推前到夏代。这种观点显有穿凿之意。

笔者认为，马舞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首先，马舞的发源地不在中原地区。无论良马品种的形成或是训马技术的提高，都与游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很显然，以种植业和采摘为基础的农业文明不可能具备上述条件，那么因农业文明而兴起的中原地带就不可能成为马舞活动的发源之地。前述舞马入贡的史实说明，在唐朝以前，历代舞马都是从域外各个良马产区进贡来的，其中西域地区所进尤多。就西域各国入贡的舞马看，它们不但天生素质较好，而且大多在进献之时就已调教成功。因为一方面史书记载中明确指出诸国所献者就是舞马；另一方面舞马在进献之时多当场进行表演。例如，南朝宋大明五年吐谷浑王拾寅献舞马，……谢庄《舞马赋》描绘道：“至于肆夏已升，采齐既荐，始徘徊而龙俛，终沃若而鸾盼。迎调露于飞钟，起承云于惊箭。写秦垠之蹶尘，状吴门之曳练。穷虞廷之蹈蹠，究遗野之环袞……”梁天监四年吐谷浑再献舞马，张率做《舞马赋》曰：“既倾首于律同，又蹠足于鼓振。擢龙首，回鹿躯，睨两镜，蹙双鳧。既就场而雅拜，时赴曲而徐趋。敏躁中于促节，捷繁外于惊桴，骐行骥动，兽发龙骧，雀跃燕集，鹄引鳧翔，妍七盘之绰约，陵九剑之抑扬。岂借仪于褊袂，宁假器于髦皇。婉脊投颂，俛音合雅，露沫歆红，沾汗流赭。”由此可见，这些舞马都当场进行了精彩的表演。可以肯定，这种与舞马一并入贡到中原王朝的马舞活动也来自其产地，且应早有流行。那么，马舞活动及其调教技术应起源于象大宛之类这些早有舞马出产的游牧地区。其次，中原地区马舞活动的产生不会早于两汉时期。我们知道，汉武帝时期张骞凿空西域，之后李广利率大军远征大宛以求汗血马。从此，方始有域外优良种马大量输入中原地区。由于舞马和马舞活动正是随着域外良马的大量输入而传播进来的，其在中原地区的产生应在西域凿空之后，不会早于汉武帝时期。到三国时期曹植上表献马，文中提到对马曾加以训练，“教令习拜，今辄已能；又能行与鼓节相应”，可以说明中原地区确实产生了马舞调教技术。至于《穆天子传》和

《山海经》的记述，既不能断为史实，又缺乏具体内容，因而无法将其与后来的马舞艺术联系起来。

复次，尽管中原地区不是马舞艺术的发源地，其马舞活动的产生也相对较晚，但是它将马舞艺术发扬光大，到唐代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峰。中原王朝从域外引进了马舞活动及其调教技术，然后凭借自身发达的社会文明（其中舞蹈音乐艺术应是主要的因素）将其不断提高，最终创造出一种成熟而绚丽的马舞艺术。中国的音乐舞蹈艺术早有发展。《诗经》三百篇无不与音乐舞蹈紧密结合，可谓上古音乐舞蹈艺术的结晶。《通典》追述：“前代乐饮酒酣必起自舞。诗云：屡舞仙仙是也。”这说明中国早就流行乘兴起舞的习俗。后来乐舞水平不断提高，不但创造出字舞、花舞、健舞、软物等形式，而且人舞之外，也教兽禽虫豸作舞。《穆天子传》有“鹤舞”之说，宋鲍照有《舞鹤赋》；汉张雅能击磬做乐而令鸾舞，唐韩志和能使蝇虎舞《梁州》之曲，宋“临安呈水嬉者”更能让龟鳖鳅鱼“戴戏具而舞”。传统上高超的调教技术，自然会影响到马舞艺术。在三国时期，中国人教习马舞还只是简单的拜舞动作，不足为奇。但到唐代，中国宫廷中的马舞艺术就非同一般了。唐人又称马舞为蹀马。曾慥引《景龙文馆记》说，唐中宗景龙某年，“宴土蕃，使蹀马之戏，皆五色彩丝，金具装于鞍，上加麟首飞翅。乐作，马皆随音蹀足，宛转中节。胡人大骇”[21]（卷 6;P108）。这时候中原地区的马舞活动足以让熟悉马舞之戏的胡人为之惊骇，可见其艺术水平已很高超。

四、唐代的马舞艺术

唐代是一个文化灿烂的时代，而其皇帝又多是富有才情的人物。特别是玄宗李隆基，不但重视文化艺术建设，兴办学校，创设教坊，而且自己精通文艺，多有创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舞艺术到唐玄宗时期达到其鼎盛。总观其情形，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1. 规模盛大，修饰富丽

《明皇杂录》曰：“玄宗尝命教舞马，四百蹄各为左右，分为部，目为某家宠、某家骄。”[14]（补遗卷;P45）可见玄宗时期的舞马阵容相当可观，常备舞马至少能有百匹。若据《太平御览》等史料看，甚至多至四百匹。同时，玄宗善于组织群马表演，场面展示极为壮观。《旧唐书》载，每遇勤政殿宴享，通常要调用舞马三十匹表演“倾杯乐”一曲。根据《资治通鉴》及胡三省所注，表演该曲则要用舞马百匹。其文曰：“初，上皇每酺宴，先设太常雅乐坐部、立部，……又教舞马百匹，衔杯上寿（胡注：帝以马百匹盛饰，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倾杯数十曲。壮士举榻，马不动）。”[22]（卷 218，天宝十五载条;P1489）出于观赏性和艺术性的需要，唐玄宗非常重视舞蹈主体的包装。舞马上场，一般要“衣以文绣，络以金铃；饰其鬣间，杂以珠玉”[23]（卷 574;P2593）。即身披彩纹花绣的衣服，颈悬金光灿烂的铃铛，马鬃则用珍珠美玉加以装饰，极尽富丽之态。正因这雍容华贵的仪表，“日照金羈而晴光交映，风飘锦覆而淑气相资”[4]（卷 131，阙名《舞马赋》;P605），无形中给人以赏心悦目的美感。

2. 乐舞复杂，形式多样

马舞表演中的音乐和舞蹈组成都比较复杂。就曲子而言，《倾杯乐》是最为流行的马舞乐曲。该曲早在中宗朝已有雏形，名为《饮酒乐》。[宋]程大昌《考古编》卷 9 曰：“世传舞马衔杯上寿起于开元，非也。中宗时已有之。景龙文馆记：殿中奏蹀马之戏，宛转中律。遇作《饮酒乐》者，以口衔杯，卧而复起。吐蕃大惊。”到玄宗朝，将此曲加以改进，每逢千秋节则奏之，成为定制。与前曲相比，《倾杯乐》在技术处理上更为复杂。《明皇杂录》说：“其曲谓之倾杯乐者，数十回。”其复杂程度可以想见。张说有诗云：“试听紫骝歌乐府，何如绿骥舞华冈？”[9]（卷 28，杂舞辞曲;P112）可知当时舞马乐曲多取之乐府，《华冈》也是一支比较流行的舞曲。同时就舞马动作而言，相应要“奋首鼓尾，纵横应节”，根据曲子做出更为复杂的动作。[14]（补遗卷;P45）钱起《千秋节勤政楼下观舞马赋》曰：“忽兮龙踞，愕尔鸿翻，顿纓而电落朱鬣，骧首而星流白顛。”[4]（卷 81;P369）张说《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曰：“腕足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鬃髻奋鬣时蹲踏，鼓怒骧身忽上跻。”[9]（卷 28，杂舞辞曲;P112）还有阙名《舞马赋》云：“或进

寸而退尺，时左之而右之”；“徘徊振迅，类威风之来仪；指顾悠忽，若腾猿之惊透。”[4]（卷131；P605）仅观其蹲踞翻卷、顿缨骧首、腕足膝行、踏步徘徊、扬鬃跳跃、进退侧转……，就足以让我们眼花缭乱。

唐玄宗还创造了多种舞蹈形式。当时马舞，除了在地面舞蹈之外，还有登高而舞等形式。“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旋转如飞。或命壮士举一榻，马舞于榻上。乐工数人立左右前后，皆衣淡黄衫、文玉带，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14]（补遗卷；P45）另有一种形式是，“襪马人着绿衣，执鞭于床上”[24]（卷89 杂舞曲条；P1678），人在上面指挥，马在下面蹈舞。

3. 动作高难，组织缜密

前文所讲两种乘马登高而舞的形式，一种是在三层高台之上，一种是在壮士举起的榻板之上，还要旋转如飞，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其中带有类似杂技的惊险成分。因此，这些表演具有相当大的难度。

同时，玄宗还善于将群马表演与单马表演，马舞表演和其它艺术表演结合起来，使整个文艺表演活动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一般宴享之时，“百僚、常参供奉官、贵戚、二王后、诸蕃酋长谢食就坐。太常大鼓，藻绘如锦，乐工齐击，声震城阙。太常卿引雅乐，每色数十人，自南鱼贯而进，列于楼下。鼓笛鸡娄，充庭考击。太常乐立部伎、坐部伎依点鼓舞，间以胡夷之伎。日旰，即内闲厩引蹀马三十匹，为《倾杯乐曲》，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抃转如飞。又令宫女数百人自帷出击雷鼓，为《破阵乐》、《太平乐》、《上元乐》……又五坊使引大象入场，或拜或舞，动容鼓振，中于音律，竟日而退”[16]（卷28，音乐志一；P1051）。若在某些重要场合，表演程序则更复杂，府县散乐、杂戏以及山车、陆船等都有相应节目。然而，这些众多的节目都能条理缜密地组织起来，做到按部就班，顺序井然。

4. 时间、地点形成定制，

根据朝廷定制，马舞活动是作为典礼仪式而举行的，因而有时间、地点及规格等方面的规定。就时间而言，马舞一般在三种场合表演：一是千秋节，即庆祝唐玄宗生日之时，每年的阴历八月五日，前后表演三天。二是朝会之时。三是常享会，即有宾客宴享之时。《旧唐书》记载：“玄宗在位多年，善音乐，若宴设酺会，即御勤政楼”[16]（卷28，音乐志一；P1051），举行包括马舞在内的大型文艺活动。按照正常程序，“若常享会，先一日具坐、立部乐名封上，请所奏御注而下。及会，先奏坐部伎，次奏立部伎，次奏蹀马，次奏《散乐》而毕矣”[16]（卷29，音乐志二；P1081）。就地点而言，勤政殿前是千秋节固定的表演场所。此外马舞还有专门的表演舞台，称作“舞马台”。《陕西通志》引宋敏求《长安志》说：“舞马台，在斗鸡殿之北。”[25]（卷72；P61）

此外，这一时期的舞马玲珑剔透，充满灵气。在与音乐的配合上，不但“骧首奋鬣，举趾翘尾，变态动容，皆中音律”，而且“才敲画鼓头先奋，不假金鞭势自齐”，似乎有一种天生的乐舞感觉。同时，它还能根据调马人的举动下意识地理解其中暗示，并主动调整、改进自己的姿势动作。故而，人们对天宝马舞无不称赞其曲尽其态，舞尽其妙，“固绝伦之妙有，岂众伎之齐（侪？）焉”！

五、马舞的衰落

天宝十五载（756），安史之乱爆发，玄宗仓皇入蜀，叛军攻破长安，熊熊战火将舞马艺术焚烧殆尽。从此，中国舞马活动日益寂寥。由于曾经观看过天宝马舞，“安禄山见而悦之，既克长安，命搜捕乐工，运载乐器、舞衣，驱舞马、犀象皆诣洛阳”[22]（卷218，天宝十五载条；P1489）。《明皇杂录》记述，当时安禄山“因以数匹卖于洛阳”。《太平御览》则提到“因以数十匹置于范阳”。后来，这些舞马“转为田承嗣所得”。田不识舞马，将其当战马来用。结果一日舞马闻乐起舞，被视为妖，惨遭鞭捶而死。这样，天宝舞马初“尽入洛阳”，后“复散于河北”，“向时之盛扫地而尽矣”[26]（卷39，引陆游《避暑漫抄》；P139）。

不过，舞马活动在唐中期仍有延续。陆游《避暑漫抄》有史料说：“洎肃宗克复，方散求于人间，其归于京者十无一二。”后来李唐皇帝如德宗、敬宗等难改游乐习气，因而靠这幸存的几匹舞马暂时保留了舞马艺术。据载，德宗“贞元……四年三月甲寅，宴百僚于麟德殿，设九部乐及

内出舞马。帝制序及诗以赐羣臣，于是给御笔，仍命属和”[27]（卷 40;P455）。贞元十七年，杜佑《通典》成书，该书提到，“今翔麟、凤苑廐，有蹀马，俯仰腾跃，皆合曲节。朝会用乐，则兼奏之”[28]（卷 145;P759）。可见德宗在位时期，朝廷还有闲厩饲养舞马，朝会仪式上还有马舞表演。其后再无相关史料记载。而明朝时方以智则明确断言，“今之字舞，鞞拂犹存，无蹀马鱼龙之戏”[20]（卷 30;P580）。马舞活动在中原地区真正销声匿迹了。

小结：作为人类亲密的伙伴，舞马是马匹在社会生活应用中最有特色的一种；马舞活动则因马匹役用与艺术结合起来而写就灿烂的文化篇章。舞马群体主要产自域外，舞马艺术则在中国发扬光大。这样，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大成果，舞马和马舞就显得更有价值和更为引人注目。

参考文献：

- [1]（宋）董道. 广川画跋 [M]. 四库全书 [Z]. 第 813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2]（梁）沈约. 宋书 [M]. 北京：中华书局. 1974.
- [3]（宋）李昉. 文苑英华 [M]. 北京：中华书局. 1966.
- [4]（宋）乐史. 太平寰宇记 [M]. 四库全书 [Z]. 第 470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5]（唐）欧阳询. 艺文类聚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5.
- [6]（唐）姚思廉. 梁书 [M]. 北京：中华书局. 1973.
- [7]（宋）王溥. 唐会要 [M]. 北京：中华书局. 1965.
- [8]（唐）李延寿. 北史 [M]. 北京：中华书局. 1964.
- [9]（清）张廷玉. 全唐诗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6.
- [10]（明）陈耀文. 正扬 [M]. 四库全书 [Z]. 第 856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11]（唐）张说. 张燕公集 [M]. 四库全书 [Z]. 第 1065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12]（清）储大文. 存研楼文集 [M]. 四库全书 [Z]. 第 1327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13]（清）乾隆朝官修. 日下旧闻考 [M]. 四库全书 [Z]. 第 499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14]（唐）郑处海. 明皇杂录 [M]. 北京：中华书局. 1994.
- [15]（宋）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 [M]. 北京：中华书局. 1975.
- [16]（后晋）刘昫. 旧唐书 [M]. 北京：中华书局. 1973.
- [17]（唐）毋斐等. 唐六典 [M]. 北京：中华书局. 1991.
- [18]（宋）程大昌. 演繁露 [M]. 四库全书 [Z]. 第 852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19]（宋）朱翌. 猗觉寮杂记 [M]. 四库全书 [Z]. 第 850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20]（明）方以智. 通雅 [M]. 四库全书 [Z]. 第 857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21]（宋）曾慥. 类说 [M]. 四库全书 [Z]. 第 873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22]（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23]（宋）李昉. 太平御览 [M]. 北京：中华书局. 1960.
- [24]（清）官修. 续通典 [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 [25]（清）刘于义. 雍正陕西通志 [M] 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
- [26]（明）陶宗仪. 说郛 [M]. 四库全书 [Z]. 第 876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27]（宋）王钦若. 册府元龟 [M]. 北京：中华书局. 1960.
- [28]（唐）杜佑. 通典 [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作者简介：刘永连，山东梁山人，1968 年 11 月生，史学博士，现为暨南大学历史系教师，主要从事唐代社会生活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